

## <<呐喊>>自序

鲁迅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①，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

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②，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人治文学和艺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日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为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我感到未尝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

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了。

S会馆③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④。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⑤，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了。“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的。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